

青年文艺学习丛书之三

窗 下

散文特写和评介



• 青年文艺学习丛书之三 •

窗 下

散文特写和评介

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
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1957年 沈阳

前 言

一、为了帮助爱好文艺青年閱讀作品，并提高他們的寫作能力，我們編輯了“青年文艺學習叢書”。叢書主要選輯詩歌、短篇小說、散文特寫和獨幕劇等等。作品后边附評介或創作經驗；必要時并選輯創作經驗的專輯。

二、叢書所選輯的作品，大部分是在“处女地”上發表的，部分是在其他報刊上發表的。選輯方式，尽量選輯优秀短小和对青年文艺創作上有幫助的作品。

三、叢書所附的評介和創作經驗，主要目的在于帮助讀者对作品的分析、認識，借以提高寫作的 ability，但總的目的是同讀者共同研究、討論作品中存在的优缺點和問題，加強对作品的學習。所以并不是定論，大家可以展開爭論，有錯誤加以糾正，在研究學習中得出正確的意見。

四、叢書不是定期的，也不是一次刊行多种的，按条件及可能，每年不定期不定時，有什么出什么，力求逐步提高質量，滿足讀者要求，達到預期的目的。

五、編选这样內容的叢書，我們还是嘗試。編选了的作品不一定完全合乎要求，我們懇切的希望廣大讀者提出意見。同時，还希望讀者向我們推荐优秀的短小的作品，使得叢書的內容能够不断地提高。

中国作家协会沈陽分会
青年作家工作委員會

目 录

前言

人——巨人 紹 華 (1)

窗 下 邵 默 夏 (8)

長林回来了 張 志 民 (14)

水电站工地上 崔 競 (30)

温淑芳 井 岩 盾 (40)

来自生活深处的激情 双 山 (52)

平凡中的偉大 成 均 (57)

准确地评价生活，細致地刻划人物 戴 言 (61)

“水电站工地上”是篇好特写 殷 銓 (68)

談談“温淑芳”的創作特色 一 丁 (71)

人——巨人

韶 华

渾河是美麗的。

渾河在凌馬嶺的群山中誕生。它好象一條銀色的綬帶，回曲婉轉地跨過遼東肥沃的土地，向西南奔瀉着。當萬里無云的春日，陽光在水面的輕波上點點閃耀，翠綠的山影也在水面上蕩漾。在渾河沿岸的草地上，各種顏色的野花，象精秀的小鈴鐺，隨風搖晃着，好象河岸鋪着飄動的彩色的地毯。人們把河里清綠的流水，引進肥沃的田地里，田地就变成了萬只明鏡。當人們在田野里收割豐盛的稻谷的時候，山野被楓葉紅遍，而河水也更加清綠了。冬天來臨，白樺樹落盡了葉子，裸露出光滑的象綢子一樣的軀干，而高大的松樹，却顯得更加翠綠。這時，渾河睡去了，冬天為它蓋上了一床銀色的毯子。在冰封雪凍的河床下面，它輕輕地流動着，象在夢囈中所唱的輕歌……啊！它是多么美麗啊！渾河岸边可以產生多少幽美的畫幅和動人的情歌啊！……

不，渾河是暴躁的！

住在渾河沿岸的人們，誰能忘記渾河凶猛的夏天！在那時，南方的台風，攜帶着烏雲和閃電來到了。天空陰暗得象要壓碎群山似的，山影躲藏在烏雲里，沉雷和閃電使它們顫抖了。瓢潑似的大雨澆下來，渾河激怒了。黃色的泥漿把山谷灌滿，好象是液化的大地在流動。狂風為它助着威勢，好象脫韁的萬匹烈馬，

咆哮着奔向下游。它吞噬了翠綠的田野，淹沒了秀丽的庄园。象銀色巨人似的高压輸电塔被冲倒了，鉄路也被碎尸万段。妇女、兒童爬在树尖上，哭喊地望着激流中漂动的房盖、門窗和那掙扎着的馴順的牛羊……

渾河，你有沒有克服自己暴躁的性格，为人民造福的那一天呢？有的。一个幽美的神話曾經这样說：渾河是一条白龙所变成。

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一条白龙和一只黑虎在这里的山谷中搏斗。白龙被黑虎咬断了喉管，白龙临死的时候說：“我要發九千九百九十九次大洪水，还要發九万九千九百九十次小洪水，来表示我胸中的激怒。什么时候有人把黑虎的心臟扒出来，为我复仇，我的身体就变作金水，造福人类！”說完，它死了，它的尸体化成渾河。不久，黑虎也死了，黑虎变作了一座山，就是現在渾河旁边的黑虎山。

果然，这一天来到了：一九五三年我們从战争的烟火里走出来的解放軍的英雄們，来到了渾河岸边。指揮員登上黑虎山，用他那善于觀測地形的眼睛，了望着，了望着。于是，他下达了命令：“劈开黑虎山，用它的石头来修筑攔河大坝！”

开山的炮声响了，黑虎山的胸膛被劈开；白龙也將对人們实行它的諾言：渾河水將要变成金水了。

但是，神話畢竟是神話，现实却不象神話那样簡單。因为要堵住汹涌的渾河流，修一座人造湖泊，需要多少万人艰难的劳动啊！只是为了开采石料，就在下游劈开了黑虎山，在上游劈开了蓮花山。为了給渾河开鑿一条新的道路——輸水道，在渾河

南岸打通了元龍山。為了修築一條溢洪道，排泄千年一遇的洪水，在渾河北岸又要劈開大伙房北山。……

去年，我乍到大伙房水庫來的時候，正是銀白的冬季。渾河在冰雪的復蓋下已經沉沉入睡了。輸水道、溢洪道、石場，日日夜夜响着開山的爆炸聲。在攔河大壩的工地上，正在進行開挖。人們要把渾河的胸膛扒開，把大壩的基礎修到河床下面的新鮮岩石上。那時，外面的氣候是這樣的寒冷：有時吐一口唾沫，落在地上就凍作冰塊摔碎了。而在修築攔河壩基礎的巨大的暖棚中，却是炎熱的夏天。暖棚里的風鑽象不停歇的機關槍，向河床下面的岩石進攻着，石末紛飛。混凝土攪拌機在竟日竟夜地轉動不息。打好混凝土基礎的地方，就開始填筑粘土了。打夯的人們把巨大的象一條長長的街道般的暖棚，完全塞滿了。大家只穿着一條短褲，汗水從赤紅的脊背上雨點般地淌下來，汗氣蒸發起薄霧。伴隨着沉重的象開鍋那樣的打夯聲，人們發出嘣嘣嘣的呼喊。我每一次到這裡來，都不能不深深地激動：這裡是勞動呵！這是力量的海，沸騰的力量海！

在那時候，人們告訴我：攔河壩工程就是要在這裡修一座大山，把渾河南北兩座山連接起來，將渾河切斷。當時，我似乎是在听神話，心想：象這樣一錘一錘地什麼時候能夠夯起一座山呢？

從那時起，我自己的思想情感就和攔河大壩的命運結合起來了。許多使人擔心和憂慮的問題，我都願意分担一部分。石頭不夠了，就跑到高山頂上，訪問一下在寒夜的冷風中用安全帶吊在懸崖上開石的風鑽工；運輸發生了問題，就找火車司機開一次座談會；有時候听到洪水的預報，便終夜不能安眠。無論寒冷

的冬天，炎熱的夏天和陰雨連綿的季節，同工人們，同工程技術人員們，度過一個個不眠的夜晚，迎來一個個希望的黎明，不只是覺得幸福，而是覺得擔心和必要。

終於，春天來臨了，攔河壩的基礎作好了，大規模的機械化聯合作業開始了。

在東西幾十公里長寬的河灘上，工地象一座城市那樣繁鬧起來了。一台台的挖土機，張開它那黑色的巨口，把砂料吞進來，然後又傾瀉到火車上去。在渾河的激流里，一只只的采砂船，一面奏出鋼鐵的音樂，一面把砂料傾瀉到岸邊的火車上，它們簡直象一隊雄偉的軍艦！四百公里長的鐵路綫，在廣闊的山谷中，織成了一張鋼鐵的蛛網。幾十台火車吼叫着，穿梭奔忙地把修壩的材料——砂土、石塊、粘土送到大壩跟前。數十條上揚皮帶輸送機，俯在壩體上，象幾十條向山上倒流的小河，竟日竟夜地向大壩上傾吐砂料。在大壩上，推土機把砂料散開，幾噸重的打夯機在各處捶擊着，沉雷般的声响使大地都顫抖了。還有那開山的爆炸，雖然和戰場上的炮彈別無二致，但听起来是那樣的舒服，它動人心弦地使你想到和平、建設！這各種各樣的音响，組成了一支永恒樂章，多么幽美的音樂呵！就是這樣，攔河大壩凸出地面了，一寸一寸，一尺一尺地升高了，升高了！

現在，自從一九五三年這裡響起第一聲開山的爆炸，大伙房水庫工地迎接了第四個冬天。這時候，攔河大壩已經凸出地面二十多公尺了。去年冬天還覺得修造這座大山是神話般的幻想，今天，我已經昂首闊步地在這座大山上奔走了。

我每一次爬上這座人造大山，總會產生兩種完全矛盾的感

觉：人，是这样的渺小——不，人是这样的伟大！——中電水。

你看，一只山鷹从頭頂上沿着大堤飛过去了。它展着閃電似的翅膀向南飛，飛，飛！它已經變作一個看不見的黑點了，可是它還沒飛過我們這座人造的大山，這該是多麼巨大的工程呵！

請想一想吧，修成這座大山所需要的土、砂、石料，有八百多萬公方。如果壘成一公尺寬一公尺高的土牆，就可以從撫順壘到北京，再从北京壘到莫斯科。一個人站在这里和它比較起來，不過是一顆砂礫和大山相比罷了，但是，它是我們，是人修造起來的！這時，你就覺得人是偉大的，人就變成巨人了。

無論我站在拉砂石的火車上，看看工地壯麗的圖景，或者是听那開山的爆炸，或者是站在打夯機旁邊感覺一下大地的顫抖，人是巨人的思想在我的心中便愈加強固。我在工地上奔走的時候，常常覺得自己突然身高萬丈，可以撫摸青天的白雲，可以挾泰山以跨北海，連自己的心胸也變得象山谷一樣宏偉了。人，這是神的最后階段啊！

現在，嚴冬來到了。整個山野變作一片銀白，閃着耀眼的光亮。鐵青的樹枝上鋪上了一層棉絮。合龍^①之后新生的人造湖泊——水庫，已經完全封凍了，大雪又為它蓋上了一床銀色的

① 攔河大堤首先從兩端修筑，中間仍給河水留一條缺口，讓它流過。等到兩端修到一定的高程，用短促的時間將河水堵住，使河水從開鑿好的輸水道過流。這叫“合龍”（大伙房水庫已于1956年10月27日合龍）。合龍后，用巨大的抽水機把原河道的積水抽干，用最快速度在缺口進行填筑，把大堤兩端連起來，否則明年的洪水就會嚴重地威脅着大堤的工程。因此，今年大伙房水庫要在“合龍段”進行冬季施工。

毯子。水庫中一些較高的地方吐露出冰面，象一群雪白的島嶼。在渾河下游，河槽中間的冰面斷斷續續地裂開了巨口，黑色的流水在滾動。工地上四百米公里長的鐵路綫，也全被埋在雪里。只有一部分使用的鐵路露出雪面，象在大地上鋪了一張鉄網。火車冒着似乎要凝固起來的白烟，在冷風中奔跑着。采砂船也凍結在河水里，靜靜地象一幢幢黑色的樓房。冬季施工用的巨大的抽水機龍頭下面，凍結了大束大束的冰柱，象凝聚起來的瀑布。挖土機已經進入庫房，在采砂場，人們不得不用鉄鍬砸着凍土，取一鍬砂土，象采一塊石頭那樣困難。大雪把石場的高山復蓋起來，人們把積雪清理一下，風鑽又噠噠地響起來。但是，不管多么困難，我們得向前跑。因為，大壩合龍之後，水庫工程已經騎到老虎背上了！在明年冰融雪化的時候，渾河將要以如山的冰排，向大壩沖激。在明年夏天，又要迎接每秒鐘上萬立方公尺奔流的水頭。在那時候，如果大壩不能跑在洪水的前面，修到128公尺的高程，那麼，幾年來用汗水、用腦汁也用鮮血澆灌起來的工程，就全部付諸洪流了。不，那是不可想象的事！因此，當渾河熟睡的冬天，我們得趕緊跑一段路程！

不管嚴寒怎樣向人們施展它的威力，但是，當你走到合龍段的時候，這裡火熱的勞動，却使你回到了春天！

合龍段正在搭蓋一座三百多公尺長六層樓高的暖棚。只這座暖棚就可以構成一座山了。你站在棚子中間仰首望去，豎起來的杆子好象在向一邊傾倒，而仔細看來，才知道那是雲彩在移動的緣故。巨大的暖棚好象飛機都可以在里边起飛似的！

正在搭蓋的暖棚上，到處附着活動的黑點，那是架子工人。要安裝三千多公尺暖氣管道的工人，也在緊張的勞動着。木杆

为铁管撞碰的声响，汇合在劳动的呼喊中。一个年青的架子工，披挂着安全带从棚顶下来了。他帽沿上，睫毛上，领口上结满了白色的冰霜。他一下来，就拼命地搓磨着两手，在冻地上踩着双脚。我问他：“冷吗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如果今年冬季施工搞不好，明年让洪水跑到我们前面，大坝拦不上洪，那时候心里才真冷呢！”小伙子这几句话，反映了目前水库全体建设者的心情！

不久，暖棚就要搭盖起来，在暖棚里面修“山”的工程就开始了。拖拉机在里面会照常地奔跑歌唱，皮带输送机又将飞速地转动着运送土料。人和机器又将在冬天的春天中形成一个力的海洋！

尽管我们还要度过一个严寒的冬天和一个酷热的夏天，但是，修好水库的远景，已经展开在我们的面前了。

到明年秋后，人造湖泊形成了。在这过去山鹰飞翔的地方，海鷗将会光临，以它的轻翅飞点着湖面上的微波，旅人坐在游艇上在幽闲的荡漾。河水，象白龙允诺过的一样，将变成真正的金水。通向抚顺的引水道，将把它送到石油厂、发电厂和自来水厂。浑河下游数万公顷干旱的土地，将变作青绿的稻田，水渠在田野上将要结成一張玻璃帶的蛛網。发电站开动起来，千万盏电灯反映在湖水里，将会使夜莺怀疑：是地面上又出现了一条银河系吧？……

1956年12月于水库工地

窗 下

邵 默 夏

在我的窗下有一塊窄長的空地，一面臨着馬路，三面被樓房包圍。往常，這塊小小的地方，倒是十分熱鬧，孩子們在這裡打彈子，掀開石頭捉蟋蟀；老太太們坐在這裡拉家常；賣青菜和糖果的小販也喜歡在這裡落腳。然而，轉到今年春天，這塊小小空地就變得擁擠起來，有種新出現的力量，在逐漸排擠著這裡的常客，以至完全把他們驅逐。

春天，刮來了暖風，牆陰處的積雪早已溶化了，人們把封閉了一冬的窗子都打開，讓春天的和風和陽光進入自己的室內。住在南樓的老太太第一個走進這塊空地。她坐下來，用那斷了把柄的鶴嘴鎬，艱難的，一下一下把建築工人踏得堅硬如石的土地刨松，然後，往這松軟的土里，栽種下了蛋黃和墨紫的地瓜花，濃艷的美人蕉……菊花栽得特別多，它耐寒、美麗，又是她兒子頂喜歡的花草。在角落里，她為孫女種下了染指甲的鳳仙花，沿着地邊又替孫子種上了向日葵（她知道孫子也種向日葵，但她不相信他會得到收穫的）。

她是我們這三座大樓最後遷進的住戶。她兒子說，所以搬到這裡，是因為原來的住宅太舊，又沒法修。而老太太卻從來都和兒子說得不一樣。她對鄰居們重複著：房子舊是舊了，可并

沒倒塌。她說：她很留戀那所房子哪！那里有一个小院，小院周圍有用木板架成的牆，挺規矩。老太太在那里種花、種菜，還養了鷄鴨。一年又一年，共住了三十年，她在那里種了三十年的花草。最遺憾的是一棵大梨樹沒法挪過來，那是她死去的丈夫親手栽的。是一棵多么大的梨樹呀！它的茂密的枝葉就象一張天傘一樣籠罩着整個院子。春天，盛開的梨花使小院溢滿了清香。三伏天，老太太整夜整夜地坐在樹下打盹，听風吹樹葉的沙沙聲。秋天，這棵大樹就給你吃不完的甜梨。然而，挪不動，只好留給那些老鄰居們享用了。

老太太已經七十歲了，她最小的孫子都上初中了。她長的干癟、瘦小，躬着腰走路只有成年人一半高。但精神倒還旺盛，每天，她起得最早，幫助媳婦做好飯，坐下來，眼瞅着她的五十二歲的獨生子把擺在桌子上的飯吃光，又趕忙為他包好飯盒，送到門口，把飯盒親手交給兒子，目送着他的背影消逝在匆忙奔走的行人中。十年以前，她這樣一天一天地送丈夫，而在今天，她又照樣地送着兒子。

吃過早飯，她就坐在小花園的旁邊，一動也不動，象一尊石雕像。她要一直坐到兒孫們回來。

她絲毫也沒有個人打算，好象她活着就是為了兒孫們。她為他們縫衣做飯，也為他們種花。在漫長的日偽統治年代，她的花激起了兒孫們對新生活的追求；而在人民掌握了政權的今天，她的花就給兒孫們以創造新生活的力量。

在這個新開垦的花園里，孩子們經常跑到她的眼前嚷：

“老奶奶！長出芽來了！”

“哦！”她總是用力地睜着那對已經干枯了的眼睛，皺紋重疊

的臉上，浮現出滿意的微笑。

“那是豆子吧！長了兩個瓣啦！”

“不，那是菊花。”她隨口糾正着。

她在想：兒子喜歡的花草今年會最先長出來的。

在對面樓上住着一個科學家，他養着許多名貴的盆花，天一轉暖他就把它們搬進小花園里來。每天傍晚，科學家圍着花草轉上半個小時，這時候他會一聲不響，就象在化驗室里那樣。

科學家有一個兒子，是個復員軍人，朝鮮的戰火奪去他半條腿，如今他在父親指導下補習功課，準備考大學。兒子從朝鮮的戰場上帶回來兩粒松子，也把它種在老奶奶開辟的花園里。

那是在一次猛烈的炮火轟击中，排炮把山嶺上的泥土和草木一大片一大片拋到高空，前沿陣地上到處燒着熊熊的大火。那時他一动不动地伏在炮彈坑里，向前望望，前面懸崖上傲然地峙立着一棵蒼翠的松樹，炮彈在它旁邊爆炸，它搖一搖青綠的枝葉又站定了。他凝視着它，忘記初上戰場的恐懼，想起了戰后的生活。就在那個時候，他下定決心要成為科學家。炮火停熄之後，他從松樹下找到兩粒松子，裝進貼身的衣袋里，他決定把它帶回祖國來。他從一個戰場轉到另一個戰場，穿破了許多件衣服，但是這兩粒松子一直沒有失落。在上甘嶺戰役中他受了傷，他帶着松子進了醫院，又帶着它回到家鄉。

如今他把它種下了，怀着欣慰而又焦躁的心情盼望它長出來。一個月過去了，沒有長出來。他扒開土看看，種子依然如故，只是外皮有點潮濕。他想：大概會長出來的，就又把它的培上。兩個月過去了，仍舊沒有長出來，他再次扒開看看，原來種子的皮殼反倒干了些。他來火了，拿起石塊將一粒松子砸得粉碎，又要砸第二粒，這時從背後傳來制止他的聲音：

“又急躁啦！”

他回头看看，頭髮斑白的老父親嚴肅地站在他的身後。他沒有吭聲。

“你要考大學啦！將來要搞科學，這樣急躁是不會有什麼成就的。”

父親蹲下來，把那粒砸碎的種子攤到手心裡，瞅了幾分鐘，對兒子說：“你看一看，它的皮殼這麼厚，水分是不容易進去的。必須把皮殼弄上一個小縫，讓水分進去，促使他內部發生變化，皮殼自然就掙裂了，不然你澆的水再多也不起作用。”

兒子高興起來，他又充滿了信心。一個月之後，在小花園裡，一棵朝鮮的松樹頂破地皮長出來了。

這個消息馬上轟動了四周的鄰居。孩子們來了，家庭主婦們來了，住在東樓的朝鮮族醫生來了，南樓的老太太也來了，他還帶來兩個雞蛋殼，說那裏邊還有養料，扣在旁邊可以使小樹長得更壯。

最高興的是那位復員軍人，他差不多一整天一整天地守着那棵小樹。

一天夜里，兩只貓闖進了小花園，它們追逐着，打開着，碰倒了矮牆，踏倒了小松樹。第二天清晨，兒子耐心地把它扶起來，這次他沒有聲張。

老父親清清楚楚看到兒子的動作。他滿意的感到這個暴躁的小伙子被花草磨練得老練起來，說不定他正琢磨着這樣一個真理：這棵松樹長大會很堅強的，但培養它卻不容易。而最主要的是使它內部產生出一種堅韌不拔的毅力。

x

x

x

一個“米丘林植物小組”也被這座小花園吸引來了。小組的

成員选定这个地方实施他們的“小五年計劃”。他們象一群勤勞的小蜜蜂，一來到就動手擴大花園，把老太太剩下的邊邊角角都開垦出來。從市外找到一些碎石斷磚，給小花園砌了一排矮牆。

大家熱烈地歡迎這群孩子，老太太送來了向日葵種子，科學家幫助孩子們搞來爐灰。他對孩子們說，生土的粘結性太大，不宜栽種，只有摻點爐灰，土質才能松散。

土地搞好了，種什麼呢？第一項是向日葵。繞着花園種上一大排，到秋天，長得又高又壯，每一棵都頂着一個圓圓的花盤，整齊地排列着，就象站在操場上的少年先鋒隊。再種些苞米、大豆，還有別的花草。他們還試驗了壓條和嫁接。孩子們的興趣是多種多樣的。

孩子們在花園里一邊勞動一邊談着自己的志願，一個男孩向一個女孩問：

“小翠，你長大干什么？”

“我么？我想……當個花木培植家。你看春天的花開得多美，要是能夠一年到頭的開，那該多好啊！王老師說南方的花可多啦，他說可以把它們搬到北方來，叫山茶花在雪里開，叫……”她側着腦袋思索起來，她腦子裏的未來世界不知有多么美麗喲！

“女孩子就是花呀草呀！頂什麼用。我要學習米丘林，叫蘋果長的有西瓜那麼大。”一個瘦高個子的男孩子，學着大人的樣子說。

“蘋果有什麼好，也不能當飯吃。我要改良苞米的品種，讓苞米……”又一個孩子插上嘴了。

“那時候日子好過了，誰還吃苞米。你的大苞米專門預備開展覽會吧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孩子們都笑了。

年齡小的孩子還談不上什麼志願。他們只希望種在地里的種子，趕快長出果實來。他們瞅着剛出地皮的嫩芽，希望它馬上長得有大人那麼高，上面結滿了飽滿的向日葵子和他們所需要的別的東西。但是，瞅啊！瞅啊！幼苗一動也不動。孩子們急了。

“科學家爺爺，怎麼還不長大呀？”

“焦急什麼，得給它們時間啊！比如你們吧，要長成大人，還得吃這麼（他用手比量着）十口袋咸鹽哪！”

“啊！”孩子們楞了。

科學家笑得胡子一撇一撇。

×

×

×

年青的家庭主婦在小花園里種下她們喜愛的蔬菜。

街道辦事處送來了樹苗，種在花園的四角。

就這樣，這塊空地被花木擠得密密麻麻的。動手晚的人，向這個繁茂的小花園，投下了羨慕的眼光。心里想：要是我也能在这花園里種點東西該多好。

然而，土地總是有限的，種滿了就不能再下種，只好另找出路了。於是，在各家的窗台上，密密層層地擺上了盆花，窗台不夠用，再把它吊到半空。圓叶子的一品官，綠紗似的云片松，隨着微風，在窗口蕩來蕩去。

我每天從這萬紫千紅復蓋了的窄長地帶走過，便想：這塊小小的地方是沒有什麼可貴的，在幾年以前，在這几座樓房未建成前，這地方不是一年又一年地生長着自生自敗的雜草嗎？然而今天人們的生活發生了根本的變化，這塊地方也隨着變了樣，人們知道：只有讓這兒長滿芳香、艷麗的花果才能和今天的新生活相稱。

生活，你是多麼美好啊！

“……”